

## 第七章 結論

《淮南》對後世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，研究討論者也相當眾多，故以下就後世對《淮南》之批判與褒揚，以及其對後世所造成的影響，作一整理討論，希望能夠更加了解《淮南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。

### 第一節 後世批評與褒揚

#### 一、批評

後世對《淮南》的批評，主要針對其書內容博亂無章而論。自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其歸於雜家以來，許多學者便對其書主旨雜亂多所批判。高似孫《子略》云：

又讀其書二十篇，篇中文章無所不有，……所謂蘇飛、李尚、左吳、田由、雷被、毛披、伍被、大山、小山諸人，各以才智辯謀，出奇馳雋，所以其書駁然不一。<sup>1</sup>

高似孫雖肯定其內容豐富無所不有，但也點出《淮南》全書內容主旨駁然不一，缺乏中心思想的缺點，高氏認為造成此因之由，在於全書為眾賓客共同撰著，導致各篇主題思想不一。劉績亦云：

右《淮南》一書，乃全取《文子》而分析其言，襍以《呂氏春秋》、《莊》、《列》、《鄧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爾雅》諸書，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，故其文駁亂，序事自互舛誤。<sup>2</sup>

劉績認為《淮南》全書雜取先秦以降眾書思想內容，再加上經由眾家賓客共

<sup>1</sup> (宋)高似孫：《史略·子略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有限公司，1968年3月，《書目續編》)，卷四，頁149。

<sup>2</sup> 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下冊，〈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弘治王溥刻本劉績題識〉，頁1504。

同創作撰寫，造成內容思想雜亂並且相互抵觸。除此之外，《淮南》書中以陰陽五行思想對天道宇宙創生過程及其內容作許多闡釋，因此有學者指出此為後世迷信思想之先河。王云度云：

不過，嚴格地講，《淮南子》的宇宙論並不科學，還存在宇宙有始的觀點；在將陰陽學說同氣化理論結合時，也接受了陰陽家的「氣類相感論」，使其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包含有神秘的雜質。這是劉安迷信方術的思想根源，也是《淮南子》後來成為道教經典的內在因素。<sup>3</sup>

王云度提出由於書中充滿陰陽五行以及氣類相感思想，導致後世迷信方術等思想興起，甚至成為道教思想的根源。縱然學者對《淮南》全書內容提出許多批評，但仍無損此書的地位，而且後世也對其書無中心思想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。至於迷信之說，陰陽五行在《淮南》書中被視為天道運行所產生的規則系統，因此它以陰陽五行觀對萬物生成、天文、地理、時令、曆法等變化提出詮釋，希望透過陰陽五行之氣生勝之理找出天道運行規律，提供君主施政行事參考。

## 二、褒揚

關於《淮南》一書內容雜亂無章，無中心思想一點，後世已有學者對此表達不同意見。劉知幾云：

昔漢世劉安著書，號曰《淮南子》。其書牢籠天地，博極古今，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。其錯綜經緯，自謂兼於數家，無遺力矣。<sup>4</sup>

劉知幾站在肯定的立場，說明《淮南》全書內容思想包羅萬有，且對眾家思想兼容並蓄，而《淮南》一書之中心思想，後世學者大多認為應屬道家思想。<sup>5</sup>胡適云：

<sup>3</sup> 王云度：《劉安評傳》，頁 271。

<sup>4</sup> (唐)劉知幾、(清)浦起龍釋：《史通通釋》(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9月)，卷十〈自敘〉，頁 291。

<sup>5</sup> 詳說參見本文第二章〈劉安生平與思想淵源〉，頁 20—25。

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，而《淮南王書》又集道家的大成。道家兼收并蓄，但其中心思想終是那自然無爲而無不爲的「道」。<sup>6</sup>

胡適不但言《淮南》爲道家思想的著作，更是讚揚其以道家思想爲主，並兼容眾家之長，成爲一部集道家思想大成之著作。王云度云：

《淮南子》集古代思想之大成，開後世學術之先聲，具有承上啓下的學術地位。……道家在先秦諸子中最注重哲學思維，以道家學術爲主的《淮南子》無論在本體論、方法論和認識論等方面都將中國古代哲學推向了一個高峰。<sup>7</sup>

于大成亦云：

淮南王書，紀綱道德，總統仁義，籠天地于形內，挫萬物于筆端。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、墨之善，撮名、法之要，而成一家之言。班史列之雜家，後世接武呂覽。論其義蒼瞻富，文信奚足方駕！言其條貫緜密，淮南宜稱絕論。<sup>8</sup>

由此可知，後世學者大多肯定其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，言其承上兼容先秦眾家學術之要而成一家之言，啓下以陰陽五行之氣描繪天道運行創生之理，同時並以道家思想融會各家學說，在思想上有著承先啓後之功。

## 第二節 後世影響

《淮南》繼承戰國以來的氣論思想，並且加以發揮，形成一個龐大的氣化整體觀，對同時期與後世思想皆產生重大的影響，以下根據朝代，對《淮南》一書所造成的影響作一整理。

<sup>6</sup> 胡適：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篇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8月），頁109。

<sup>7</sup> 王云度：《劉安評傳》，頁270。

<sup>8</sup> 于大成：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，上冊，頁69。

## 一、漢代

### (一) 董仲舒

董仲舒（176—104B.C.）廣川人，《史記·儒林列傳第六十一》云：「以治春秋，孝景時為博士。<sup>9</sup>」《漢書·董仲舒傳第二十六》云：「仲舒所著，皆明經術之意，及上疏條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說春秋事得失，閏舉、玉杯、蕃露、清明、竹林之屬，復數十篇，十餘萬言，皆傳於後世。<sup>10</sup>」此處言「治春秋」、「說春秋事得失」即指《春秋繁露》，此書今有偽書爭議，但此處不論，不過後世皆將《春秋繁露》視作董仲舒之著作，故此根據《繁露》內容討論其與《淮南》之間的影響關係。《春秋繁露·卷第十三·治水五行第六十一》：

日冬至，七十二日木用事，其氣燥癘而青，七十二日火用事，其氣慘陽而赤；七十二日土用事，其氣溼癘而黃；七十二日金用事，其氣慘淡而白；七十二日水用事，其氣清寒而黑；七十二日復得木。木用事，則行柔惠，誕群禁，至於立春，出輕繫，去稽留，除桎梏，開門闔，通障塞，存幼孤，矜寡獨，無伐木。火用事，則正封疆，循田疇，至于立夏，舉賢良，封有德，賞有功，出使四方，無縱火。土用事，則養長老，存幼孤，矜寡獨，賜孝悌，施恩澤，無興土功。金用事，則修城郭，繕牆垣，審群禁，飭甲兵，警百官，誅不法，存長老，無焚金石。水用事，則閉門闔，大搜索，斷刑罰，執當罪，飭梁關，禁外徙<sup>11</sup>，無決池隄。<sup>12</sup>

此以五行之氣的特質對節氣與用事的規律準則作出詮釋，其目的在藉由天道間五行之氣運轉規則的建立，對天地萬物以及人事變化作出說明，希望替君王施政行事提出規範。而此段敘述與《淮南·天文》五行時令之內容幾乎相同。另外如《春秋繁露·卷第十四·治亂五行第六十二》：

<sup>9</sup>（漢）司馬遷撰、（宋）裴駰集解：《史記》，冊二，卷一百二十一，頁1277。

<sup>10</sup>（漢）班固撰、（唐）顏師古注、（清）王先謙補注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冊二，卷五十六，頁1173。

<sup>11</sup>「徙」本作「陡」。此為形近之誤，今根據《淮南·天文》：「壬子受制，則閉門闔，大搜客。斷罰刑，殺當罪，息關梁，禁外徙。」注：「水用事，象冬閉固，故禁外徙也。」校改。

<sup>12</sup>（漢）董仲舒撰、蘇輿義證：《春秋繁露義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8月），頁381—382。

火干木，蟄蟲蚤出，𧈧雷蚤行<sup>13</sup>；土干木，胎夭卵殞，鳥蟲多傷；金干木，有兵；水干木，春下霜。土干火，則多雷；金干火，草木夷；水干火，夏雹；木干火，則地動。金干土，則五穀傷有殃；水干土，夏寒雨霜；木干土，保蟲不為；火干土，則大旱。水干金，則魚不為；木干金，則草木再生；火干金，則草木秋榮；土干金，五穀不成。木干水，冬蟄不藏；土干水，則蟄蟲冬出；火干水，則星墜；金干水，則冬大寒。<sup>14</sup>

此段《繁露》描述五行干犯所產生的種種異象，此亦與《淮南·天文》的描述相似，不過《淮南》則是將五星取代其五行的說法，明確指出此為五星運行干犯時會產生的災異。透過這兩段敘述可知，《淮南》與《繁露》在五行生勝次序以及五行用事與災異的說法相近，又劉安與董仲舒兩人所處時代相同，故兩書中相似的說法，當為漢初相當流行的觀念，因此才會造成兩書五行思想相互影響的狀況。

## (二) 司馬遷

司馬遷（145—86B.C.）字子長，馮翊夏陽人，司馬遷有《史記》，班固言其書目的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<sup>15</sup>」《史記》當中除了記載歷代帝王、諸侯、名人的傳記之外，還整理了許多天文、曆法等相關知識，而這些內容與《淮南·天文》間有密切的關係。《史記·卷二十七·天官書第五》：

察日、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。曰東方木，主春，日甲乙……察剛氣以處熒惑。曰南方火，主夏，日丙丁。……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。曰中央土，主季夏，日戊己，黃帝主德，女主象也。……察日行以處位太白。

<sup>13</sup>「𧈧雷蚤行」本作「雷蚤行」。注：「案他本下有𧈧字」。(漢)董仲舒撰：《春秋繁露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5年6月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經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武英殿聚珍版本)，頁75。今據補。蘇輿注：「盧云：𧈧，疑當作𧈧，謂電光也。」說見(漢)董仲舒撰、蘇輿義證：《春秋繁露義證》，頁383。

<sup>14</sup>(漢)董仲舒撰、蘇輿義證：《春秋繁露義證》，頁383—384。

<sup>15</sup>(漢)班固撰、(唐)顏師古注、(清)王先謙補注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第三十二〉，頁1257。

曰西方，秋，司兵，月行及天矢，日庚辛，主殺。……察日辰之會，以治辰星之位。曰北方水，太陰之精，主冬，日壬癸。<sup>16</sup>

此為〈天官書〉中的五星架構，司馬遷以五行作為記載五星的規範，其中內容除了以五行將五星、方位、季節、干支等加以連結之外，他更將五星運行規律、五星災異以及一年太歲之歲名等紀錄都納入五星架構當中，形成完整的五星系統，而這些皆是根據《淮南·天文》當中對五星的記載以及後來更精確的天文觀察數據所組織完成的。除了天文，在與曆法相關的內容詮釋上，也可看到〈天文〉的影響。《史記·卷二十五·律書第三》：

亥者，該也。言陽氣藏於下，故該也。……子者，滋也。……丑者，紐也。……寅言萬物始生蟻然也。……卯之為言茂也。……辰者，言萬物之娠也。……巳者，言陽氣之已盡也。……午者，陰陽交，故曰午。……未者，言萬物皆成，有滋味也。……申者，言陰用事，申賊萬物，故曰申。……酉者，萬物之老也，故曰酉。……戌者，言萬物盡滅，故曰戌。

17

此為司馬遷以陰陽二氣消長釋十二地支名稱的由來，此亦與〈天文〉當中對十二地支的描繪大致相同，由此則可看出《史記·律書》對〈天文〉內容亦有所繼承。自《史記》以降，後代史書中關於天文曆律方面的相關記載與敘述<sup>18</sup>，皆可看出《淮南·天文》內容深遠的影響。

<sup>16</sup> (漢)司馬遷撰、(宋)裴駟集解：《史記》，冊一，頁516—521。

<sup>17</sup> 同註16，頁491—492。

<sup>18</sup> 例如：《漢書·卷二十一·律曆志第一·歲術》：「角十二，亢九，氏十五，房五，心五，尾十八，箕十一，東七十五度。斗二十六，牛八，女十二，虛十，危十七，營室十六，壁九，北九十八度。奎十六，婁十二，胃十四，昴十一，畢十六，觜二，參九，西八十度。井三十三，鬼四，柳十五，星七，張十八，翼十八，軫十七，南百一十二度。」(漢)班固撰、(唐)顏師古注、(清)王先謙補注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冊一，頁436。《宋書·卷十一·律志》：「道始於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而九，故黃鐘之數六，分而為雌雄十二鍾，鐘以三成，故置一而三之，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」。(南朝梁)沈約：《宋書》百卷(全二冊)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6年，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)，冊一，頁104—105。等等皆受《淮南·天文》之影響。

## (三) 揚雄

揚雄（53—18B.C.）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，《漢書·揚雄傳第五十七下》：「顧而作太玄五千文，支葉扶疏，獨說十餘萬言，深者入黃泉，高者出蒼天，大者含元氣，纖者入無倫，然而位不過侍郎，擢纔給事黃門。<sup>19</sup>」揚雄著述甚多，其中又以《太玄》最爲特殊且爲最能表現其氣論思想之著作。《太玄》仿《易》而作，旨在說明元氣所生世界之規律，並藉由《太玄》贊辭之吉凶對處世禍福作出提醒。《淮南》對《太玄》的影響，則多爲對天道運行規律的部分。《太玄·卷八》：

三八爲木，爲東方，爲春，日甲乙，辰寅卯，聲角，色青，味酸，臭膻，形詘信，生火，勝土，時生，藏脾……帝太昊，神勾芒，星從其位，類爲鱗……四九爲金，爲西方，爲秋，日庚辛，辰申辛，聲商，色白，味辛，臭腥，形革，生水，勝木，時殺，藏肝……帝少昊，神蓐收，星從其位，類爲毛……二七爲火，爲南方，爲夏，日丙丁，辰巳午，聲徵，色赤，味苦，臭焦，形上，生土，勝金，時養，藏肺……帝炎帝，神祝融，星從其位，類爲羽……一六爲水，爲北方，爲冬，辰子亥，聲羽，色黑，味鹹，臭朽，形下，生木，勝火，時藏，藏腎……帝顓頊，神玄冥，星從其位，類爲介……五五爲土，爲中央，爲四維，日戊己，辰辰未戌丑，聲宮，色黃，味甘，臭芳，形殖，生金，勝水，時該，藏心……帝黃帝，神后土，星從其位，類爲裸。五行用事者王，……其在聲也，宮爲君，徵爲事，商爲相，角爲民，羽爲物。其以爲律呂也，黃鍾生林鍾，林鍾生太簇，太簇生南呂，南呂生姑洗，姑洗生應鍾，應鍾生蕤賓，蕤賓生大呂，大呂生夷則，夷則生夾鍾，夾鍾生无射。无射生仲呂。<sup>20</sup>

此段《太玄》言五行用事之規律，其以五行生數將方位、季節、干支、音律等等作出歸納，藉此論述天道運行之規律，最後並以五音配上五事，強調五行次序爲君王行事之準則，而此便是從《淮南》五星系統加以推衍而成。而其關於五行生勝、音律次序與天文觀等看法，亦皆有承自《淮南·天文》對天文所作的描

<sup>19</sup>（漢）班固撰、（唐）顏師古注、（清）王先謙補注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卷八十七下，頁1534。

<sup>20</sup>（漢）揚雄撰、（宋）司馬光集注、劉韶軍點校：《太玄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3月），頁195—200

繪。

#### (四) 王充

王充(27—?)字仲任，會稽上虞人，為東漢初年重要的思想家，《後漢書·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》云：「充好論說，始若詭異，終有理實。以為俗儒守文，多失其真，乃閉門潛思，絕慶弔之禮，戶牖牆壁各置刀筆。著論衡八十五篇，二十餘萬言，釋物類同異，正時俗嫌疑。<sup>21</sup>」王充著《論衡》目的在藉由論述物類之理序，破除俗世虛妄不實的觀念。而王充《論衡》的撰寫過程中，《淮南》對其產生不小影響。

淮南之國，在地東南，如審升天，宜舉家先徙崑崙<sup>22</sup>，乃得其階；如鼓翼邪飛，趨西北之隅，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。今不言其徙之崑崙<sup>23</sup>，亦不言其身生羽翼，空言升天，竟虛非實也。<sup>24</sup>

此為王充藉言淮南王安成仙之事，說明人無法成仙升天之實，由此可知淮南王成仙傳說東漢已很流行，除此之外，《淮南》書中所載文字亦常被王充《論衡》引用。《論衡·卷十一·談天篇》：

儒書言：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，不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，使天柱折，地維絕。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鼇足以立四極。天不足西北，故日月移焉；地不足東南，故百川注焉。……與人爭為天子，不勝，怒觸不周之山，使天柱折，地維絕，有力如此，天下無敵。<sup>25</sup>

《論衡》此處所描繪共工與顓頊的故事，即脫胎自《淮南·天文》之文，且《淮南》原文本作「天柱折，地維絕」，今據向宗魯校作「天維絕，地柱折」。而

<sup>21</sup> (南朝宋)范曄撰、(唐)李賢注、(清)王先謙集解：《後漢書集解》，卷四十九，頁585。

<sup>22</sup> 「徙」本作「從」。黃暉云：「『從』當作『徙』，二字形近，又涉上文『從崑崙上』而誤。」說見(漢)王充著、黃暉校釋：《論衡校釋(附劉盼遂集解)》(全四冊)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12月)，冊二，卷七〈道虛篇〉，頁319。

<sup>23</sup> 「徙」本作「從」。說同註22。

<sup>24</sup> 同註22，卷七〈道虛篇〉，頁319。

<sup>25</sup> 同註22，頁469—470。



《論衡》所用疑受《淮南》影響而誤。此外，《論衡·談天第三十一》：

說易者曰：「元氣未分，渾沌爲一。」儒書又言：「溟滓濛澗，氣未分之類也。及其分離，清者爲天，濁者爲地。」……天地，含氣之自然也。<sup>26</sup>

王充言天地未形之前爲渾沌元氣，元氣間清者爲天，濁者爲地，且天地間萬物皆爲含氣之自然所化生，此與《淮南》言宇宙生元氣，元氣間清揚者爲天，重濁者爲地的觀念相近，但《淮南》認爲道才是最高本體。由此可知，《論衡》除了文句上對《淮南》多所徵引之外，其氣論思想更是在《淮南》元氣的基礎上，發展出自然元氣論。

此外，東漢末年，道教產生，道教講求長生不死、得道成仙，「要成爲神仙必須得道。道教的得道方術分爲外練內修兩部分，即通常所說的外丹術與內丹術。……『內丹』是以人體爲『爐鼎』，以體內的『精』、『氣』爲藥物，通過『吐故納新』，使精氣神凝，……故稱做『內丹』。<sup>27</sup>」由於《淮南》在修養方面講求寡欲反性之初，又云：「若吹呴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鳥伸，晝浴蠃躩，鷗視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，不以滑心。<sup>28</sup>」《淮南》中講求保養形氣神，與道教養生之術相近，因此被視爲是道教的淵源。而道教的發展自漢末興，至唐代大盛，氣論思想更對道教思想及其著作中產生極大的影響。

## 二、唐宋

唐代氣論思想的代表爲柳宗元（773—819）與劉禹錫（772—842），兩人的氣論思想皆受《淮南》氣化天道論之影響。宋代更是氣論思想盛行的時代，並開啓明清氣論思想的發展。以下簡述《淮南》氣論思想對唐宋思想家之影響。

<sup>26</sup>（漢）王充著、黃暉校釋：《論衡校釋（附劉盼遂集解）》，冊二，卷十一，頁472。

<sup>27</sup>楊有禮：《新道鴻烈：淮南子與中國文化》，頁217。

<sup>28</sup>（漢）劉安：《淮南子》，卷七〈精神〉，頁48。

(一) 柳宗元

彼上而玄者，世謂之天；下而黃者，世謂之地；渾然而中處者，世謂之元氣；寒而暑者，世謂之陰陽。<sup>29</sup>

柳宗元認為「厖昧革化，惟元氣存<sup>30</sup>」，故元氣為宇宙最高本體，且天地形成之後，元氣繼續實存於天地間，並透過其中陰陽二氣「吁炎吹冷，交錯而動<sup>31</sup>」的生生作用創造萬物。此受《淮南》道生宇宙，宇宙間所蘊含的陰陽二氣化生萬物的觀念影響。

(二) 劉禹錫

濁為清母，重為輕始。兩儀既位，還相為庸。噓為雨露，噫為雷風。乘氣而生，群分匯從，植類曰生，動類曰蟲。保蟲之長，為智最大，能執人理，與天交勝，用天之利，立人之紀。綱紀或壞，復歸其始。<sup>32</sup>

劉禹錫則認為氣分清濁、輕重，氣中清濁相互調和，化生萬物。李霞云：「唐代柳、劉的元氣論就其形態來說，仍屬於宇宙生成論或曰氣原論；就其思想淵源來說，主要是來自於秦漢道家。<sup>33</sup>」且觀兩人之說，其對氣有清濁的特質，以及元氣為宇宙間最基礎的生化作用，和萬物皆為氣化生生，而人最尊貴等觀點，皆是繼承《淮南》以來的氣論思想。

(三) 張載

而關於氣論思想的討論，至宋代又達一高峰，許多學者皆有其獨到的氣論觀點，其中重要的代表為張載（1020—1077）。張載《正蒙·太和篇第一》云：

<sup>29</sup> (唐)柳宗元：《柳宗元集》(全二冊)(臺北：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2年9月)，冊一，卷十六〈天說〉，頁442。

<sup>30</sup> 同註29，卷十四〈天對〉，頁365。

<sup>31</sup> 同註29，卷十四〈天對〉，頁365。

<sup>32</sup> (唐)劉禹錫著、瞿蛻園箋證：《劉禹錫集箋證》(全三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12月)，上冊，卷五，〈天論下〉，頁145。

<sup>33</sup> 李霞：《道家與中國哲學(明清卷)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5月)，頁225—226。

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，其聚其散，變化之客形爾。……太虛不能無氣，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，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。……知虛空即氣，則有無、隱顯、神化、性命通一無二，顧聚散、出入、形不形，能推本所從來，則深於易者也。<sup>34</sup>

李霞云：「張載又對莊子的氣有聚散說及《淮南子》以『虛廓』論氣的思想加以提煉，將秦漢時期的氣本原論發展到氣本體論的新形態。<sup>35</sup>」李霞認為張載當中太虛即氣的觀念，是由《淮南》：「太始生虛廓<sup>36</sup>，虛廓生宇宙，宇宙生元氣<sup>37</sup>」中虛廓的概念而來。

### 三、明清

氣論思想仍為明清思想家所關注的重點<sup>38</sup>，許多思想家相繼提出自己對氣論的看法，氣論思想大盛。以下簡述《淮南》氣論思想對明清思想家之影響。

#### (一) 王廷相

王廷相（1474—1544），字子衡，號浚川，別號平崖，世稱浚川先生。其明代重要的氣論思想家，《王廷相集·慎言》有云：

天者，太虛氣化之先物，地不得而並焉。天體成，則氣化屬之天。故太虛真陽之氣感於太虛真陰之氣，一化而為日星雷電，一化而為月雲雨露，則水火之種具矣。<sup>39</sup>

<sup>34</sup>（宋）張載：《張載集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4年3月），頁7—8。

<sup>35</sup>李霞：《道家與中國哲學（明清卷）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5月），頁226。

<sup>36</sup>「太始生虛廓」景宋本作「道始於虛廓。」王引之云：「『道始於虛廓』當作『太始生虛廓』，即承上文『太始』而言。」說見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，下冊，頁785。今從校改。

<sup>37</sup>（漢）劉安：《淮南子》，卷三〈天文〉，頁18。

<sup>38</sup>根據王俊彥分析歸納，明代氣學討論共可分四大類：（一）以氣為本：以吳廷翰、呂坤、高拱等為代表；（二）理氣是一：以薛瑄、黃潤玉、羅欽順、魏校等為代表；（三）心理氣是一：以湛若水、呂柟、高攀龍、劉宗周；（四）由易說氣：以崔銑、韓邦奇、孫應鰲等為代表。詳說參見王俊彥：《王廷相與明代氣學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年10月），第貳篇〈明代之氣學思想〉，頁225—440。

<sup>39</sup>（明）王廷相：《王廷相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9月），頁849。

王俊彥云：「王廷相以太虛之氣為最高本體，其中只有陰陽兩種相生作用之性質，其中並無層次之分別。此即《淮南子》之道，但一由氣說本體，一由道說本體。……兩家皆將日月星辰視為天的內容。只是一者陰陽由元氣直貫下來，陰陽是通貫有無的；一者陰陽則是有宇宙而後有者，只存於形下界。王廷相由火水蒸成土而有地，說地在天之後，此與《淮南子》天先地後主張同。<sup>40</sup>」由此可看出，其氣化宇宙生成觀中有許多觀念都承襲《淮南》對宇宙生成的討論。

## （二）戴震

清代思想家也將氣論視為重要關注的目標，此舉戴震（1723—1777）之說為代表。《孟子字義疏證·卷上·理》云：

明理義之悅心，猶味之悅口，聲之悅耳，色之悅目之為性。味也，聲也，色也，在物而接於我之血氣；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。<sup>41</sup>

血氣心之為戴震相當特殊的氣論觀點，王俊彥云：「從氣化來說氣化有創造的能力，賦予人身自能具有創造或認識能力的心知，而所謂的聲、色、臭、味都是人之血氣的表現，故同為血氣的心與血氣之聲、色、臭、味應該是能相通的。……心知是氣化流行本具的彼此感通知作用，理義則是氣化流行之生生理序，故理義雖為在外之事，心為在內之知，但二五之本質相同，所以在內之心知可通在外之事理，實則只是氣化整體中，不同時空位階的互相認知與互相呼應，故可說理義接於心知。<sup>42</sup>」由此可知，《淮南》對血氣及心志的討論對戴震血氣心知的觀念產生，有重要的影響。

藉由上述討論可發現，氣論思想自戰國末年產生以來，至秦漢氣化宇宙觀思想大盛，東漢末道教產生，提倡修身養氣，以至唐宋明清，氣論思想一脈相承，而《淮南》的氣論思想，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<sup>40</sup> 王俊彥：《王廷相與明代氣學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年10月），頁16。

<sup>41</sup> （清）戴震：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4年7月），卷上〈理〉，頁31。

<sup>42</sup> 王俊彥：〈戴震的氣化整體觀〉，收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，中國文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，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編輯《金榮華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155。

### 第三節 結語

綜觀上述本文對《淮南》氣論思想的討論，可歸納出幾個重點：

一、《淮南》的氣論思想由道開展，道為《淮南》全書思想的最高形上本體，因此首篇即論〈原道〉，高誘注云：「原，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歷萬物，故曰原道。<sup>43</sup>」可知道為天地本原，而氣是道中蘊含的關鍵元素，宇宙生元氣，故氣為蘊含於宇宙中最根源的本體，同時氣中陰陽兩種相對的作用相互調和，化生萬殊物類，天道間自然的規律，如四時、十二月、二十四節氣等等，也是透過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比例而輪轉無窮，周而復始。《淮南》中雖標舉道的地位，但文字當中也透露出氣化作用的重要性，也正因為氣流動於形上道體與形下萬物之間，具有溝通上下的特殊性，因此使道的作用不再虛玄恍惚，氣中有道、道在氣中，道是真實的存在於天地萬物之間，透過氣化作用生生不息。

二、自然天道間一切秩序，《淮南》皆以陰陽五行之氣建構，其中以〈天文〉、〈地形〉〈時則〉最具代表性。此三篇之內容，明顯皆以陰陽五行之氣作為天道變化的準則，舉凡道生萬物的過程，日月星辰、山川地貌、蟲魚鳥獸的產生，天道運行次序，甚至曆法、時序、節氣、音律的輪轉，以及人的精神形體心性的變化，宇宙間天地人等所有事物，皆是由陰陽五行之氣不同比例的調和創生所建構而成。因此透過了解陰陽五行氣化規律便成為《淮南》當中的重點，為了掌握天道的變化，《淮南》整理分析了宇宙間陰陽五行相生相勝的種種系統，企圖藉由認識掌握陰陽五行生剋的變化，進一步預測天道循環的規律，同時藉由說明陰陽五行系統具有輪轉不息的特色，展現氣化天道同樣具有生生無限的特色。此外，陰陽五行之氣被視為天道創生的秩序，萬物皆依自然理序生長變化，故百姓必須因循此理耕種行事，人君更需遵循天道自然之理施政。若是違反此天道規律，天地間就會因為陰陽五行之氣失去平衡而產生災禍異象，譴告人君。

三、氣類相感與天人感應為漢代流行之說，《淮南》中更強調其重要性。《淮

<sup>43</sup>（漢）劉安：《淮南子》，卷一〈原道〉，頁2。

南》認為「夫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摠而爲一<sup>44</sup>」，萬物皆由天道陰陽五行之氣不同比例所創生，天地萬物皆一氣流行，因此相同氣類事物便能相互感應，互相影響。而天道所生萬物又人最爲尊貴，因爲人爲天地之精氣所生，因此天人相類故人可與天相互感應。《淮南》認爲不論是百姓或人君皆可與天感應，尤其是人君，人君施政若違逆天道間陰陽五行之氣的理序，天就會降下災禍提出警告，相反地，人君若能遵循自然天道變化行政處事，天道就會回應合宜的節候使萬物順利生長、農作豐收、社會上無災難產生。

四、形體與心性間的運行和溝通，皆是氣化作用的展現。《淮南》認爲組成人最重要的元素爲形氣神，形爲肢體孔竅與臟器，氣爲流動於形體間最精華的物質，又稱爲血氣，神爲心靈生生的作用，又稱爲精神。三者皆由天道所生，且以心志生生神妙的主宰認知判斷作用最爲重要，因此只要心知作用能遵循天道自然規律，形氣神能順利運作，使人生達到清靜平和的境界。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<sup>45</sup>」，人爲天地之精氣所生，因此《淮南》主張人皆稟受天道自然本性而生，天性是清淨無爲的，但人性有各種可能性，一旦人性受外界影響就容易產生各種情緒，破壞心靈的平和，此時就需要靠修養工夫使人回到天性最自然調和的狀態。因此，《淮南》相當強調修養與學習的重要，《淮南》認爲只有一般凡人可以透過心性修養與學習工夫，達到保養形氣神以及反性於初、不受外在誘惑的狀態。

五、《淮南》創作的目的在「經古今之道，治倫理之序，總萬方之指，而歸之一本，以經緯治道，紀綱王事。<sup>46</sup>」因此，《淮南》以氣論思想描繪天道運行次序、萬物創生過程以及人生命修養的內容，皆是爲了透過了解與建構以陰陽五行組成的氣化世界及其生生規律，替君王提供施政與行事的依據與準則，並強調君王須遵循自然無爲天道規律的重要。

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對《淮南》氣論思想全面的探討與分析，能將道與氣的關係，以及氣爲宇宙萬物最根源的本質、萬物創生變化與輪轉無窮的特性完整表現，同時藉由《淮南》中道落實於天地間所產生具體卻又具有無限義涵的世界與規律，傳達出漢代貫通有無、包羅萬有的氣化整體觀。

<sup>44</sup> (漢)劉安：《淮南子》，卷七〈精神〉，頁46。

<sup>45</sup> 同註44，卷一〈原道〉，頁4。

<sup>46</sup> 同註44，卷二十一〈要略〉，頁162。